

鳥山峯林學士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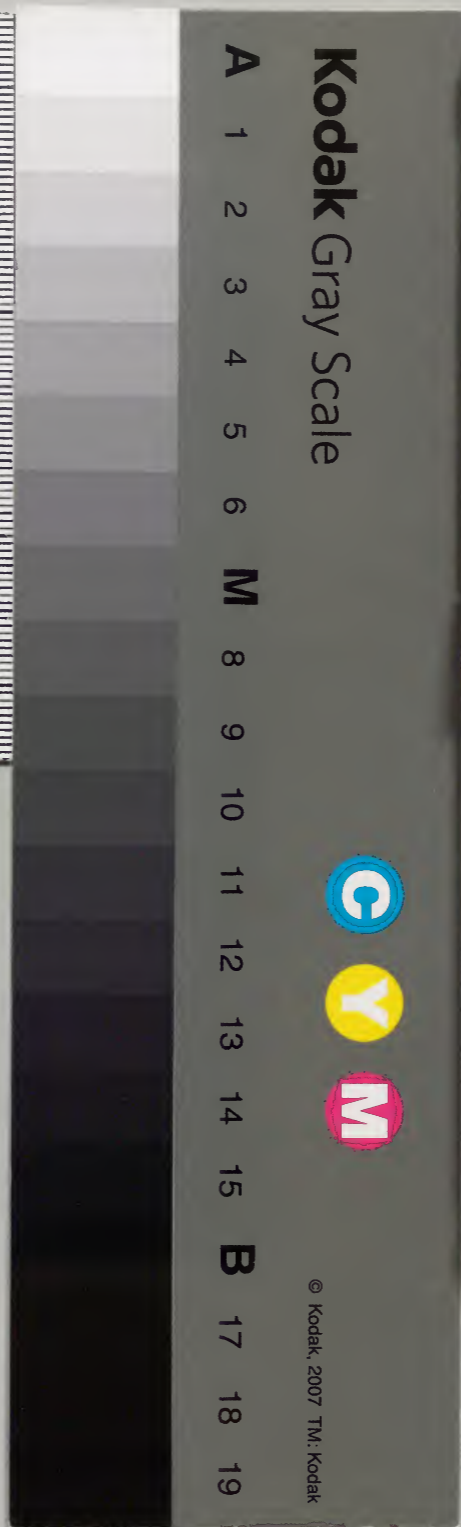
百六十三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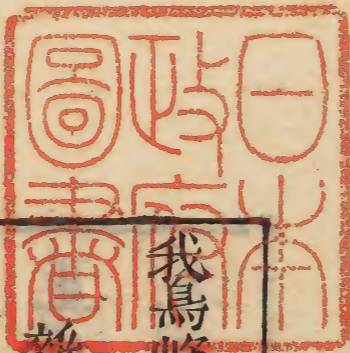


和書門類			
二〇六四三	函	架	冊
一五九	函	架	冊
一〇三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四三	函	架	冊
一五九	函	架	冊
一〇三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0643	
冊數	103 ( 51)	
函號	205	163





我鳥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一百十八

淺草文庫

雜著三

奉納琴一張武州州學 先聖殿 代松平主殿頭

武州州學 先聖殿祭具稍備樂器有關頃間琴一

張自長崎港傳達江府考諸圖譜其製法與舊式無

異乃知為中華物遂求得之聊修飾之謹獻之以補

其闕唯冀仰杏壇之遺風聞頽宮之餘聲彌祝武德

無疆以待儒教浩興也 壬寅孟夏吉辰

顯高風閣 應金節之求

鳥峰文集 卷第一百十八

風高閣高壁畫人物亦高仰望天上之風顧引八卦之風遙向中華之風追慕千歲之風則登臨之廣周覽之大今之風猶古之風而風亦彌高閣亦彌高也

顯醫統源流圖

醫統源流者野子苞之所圖也自神農至曹元的的相承本於王子安之言是鑿流之正派也嘗聞鑿門以劉張李朱竊比於我濂洛關閩然則是亦鑿流之正傳乎其餘傍出者共是一時之秀而有功於后世者也學鑿者不可不知焉子苞之於家業可謂勤矣

三十年前子苞未弱冠始草此圖質諸我先考奇其志而有所取舍有所增補吾時總角傍聽焉今對此圖不能無感于往事故因子苞之請云云如右  
壬寅仲冬

偏道 永伊牧馬場額

宅之一偶道自偏然便於馳馬則偏不必偏是亦偏中之中乎

靜應 小田原拾遺寢室之額

公務之暇燕居之時王靜而坐惟心之靈有事物物之來則無不應焉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也

此書係...

下總國海禪寺緣起

代堀田備中守以永伊牧為之价不得默止故代書之

下總國相馬郡大雄山海禪寺者朱雀院承平元年平將門所創建也以地藏為本尊傳稱聖武天皇神龜十五年大僧正行基所手作也寺僧曰將門曾崇妙見菩薩故得其冥助擊伯父常陸大掾國香克之遂領關東八州居相馬郡以立新京自稱平新皇置百官逆謀增長暴慢殊甚是以無神明之守無佛力之助而至天慶三年正月二十二日為平貞盛藤秀卿被誅戮畢其氏族存者祭將門於此寺以為鎮守

安置妙見菩薩且祭其季女并從卒七人號七騎武者而

以稻荷明神日吉七社辨才天女為守護之鎮爾來相馬一家世世以此寺為冥福之所其後禪僧梅運和尚住于此而始為濟家之徒至三徑西堂始請得寺領之官印永以為通例天正十二年鐵岫和尚勸諸檀那再興事成矣云云頃歲先考從四品侍從兼加賀守堀田正盛為佐倉城主時此寺亦屬領內聞其為古跡以有官印之前例故慶安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啓達其趣辱賜大猷院殿之御朱印以授寺

僧而爲他後不朽之證可謂大幸也。想夫將門者古來朝獻之最也。然至今七百餘年之際舊跡猶在。祭祀不絕者。猶軍中祭祀。尤鄭人立伯有之後之類乎。且本朝亦祭惡神。立逆臣祠之例。非無之。蓋慰其靈也。然則此寺之存。亦不可怪乎。其人之正邪。姑舍是。唯其陳跡之不滅者。可謂奇也。先考沒後。其所領分配。而此寺在余采邑之內。寬文四年甲辰。余辱賜官暇。休于采邑寺。僧所語。件件呈舊緣起。請記其始末。以傳將來。余亦感舊跡之久存。且不忘先考之有

由聊記其大槩以寄贈之

寬文四年甲辰之秋

田達音考

余幼時見倭漢朗詠集。知田達音爲詩人。稍長讀管家文章。知其爲貞觀元慶之時人。管相稱之曰詩伯。則知其爲先輩。然未詳其事跡。頃間修國史。見貞觀元慶紀。知嶋田忠臣以文才顯于當時。而疑忠臣詩文不見于他書。今日校元慶七年紀。載渤海使裴頹事。曰管原道真權行治部大輔事。嶋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爲對裴頹也。頹有詩才。既聞于我國。故撰此

兩人爲鴻臚館伴者也於是開管家文章見鴻臚館  
贈答詩序此年管公與田達音專掌其事者明矣初  
知達音忠臣爲一人也忠臣與管是善共撰文德實  
錄則管公推之爲詩伯者宜哉蓋忠臣倭訓與達音  
音相近故當時兩名相通呼乎紀長谷雄水石亭詩  
序自稱曰發昭是亦長谷雄三字訓與發昭二字音  
相同由是觀之則非無例也嗚呼三十年之疑一時  
解散何喜加之就想往年書史會要所載源治部從  
英細考之知爲大納言兼治部卿源俊賢其證的當

卜弟靖擊節嘆賞之今考得達音事不覺有追懷也  
靖不可喚起乃呼男慙示諭之彼喜而領之勸余分  
註其事於元慶紀余竒其言以口授伯庸書其條下  
而便於後學之校覽丙午端午之前二日國史館提  
舉林子記

史館餘話

兔園白面卽至國史館問應門童子曰聞館中項白  
草壽永元曆紀然否童答曰館中有四頁長四分昌  
泰以來七百餘年各草其一分而質於提舉童之所

知是已即乃入館見諸生問之如初生答曰第二頁  
長所草當壽永元曆之際汝爲何而問之即曰壽永  
二年宜繫於安德元曆元年繫於安德乎繫於後鳥  
羽乎生曰雖未知負長操觚之趣提舉所斷之旨想  
夫元曆之號後鳥羽所建也何疑之即詰曰安德爲  
外族被挾在西海然嘉應帝之嫡子後鳥羽爲太上  
皇被立在京師然是庶孽也何論都鄙之居乎天子  
無外六十餘州皆皇居也汝在館中不知公在乾侯  
帝在房州之例哉且本朝不傳神器則不能即位

神器在西海則安德未崩之際其正統何在他哉後  
鳥羽其篡位乎生日我亦惑焉汝其問諸萌生即笑  
而欲去萌生傍聞援即袖許曰人與器孰貴即曰人  
爲貴曰祖皇與外家孰貴曰祖皇貴曰然則汝言過  
也後鳥羽何爲篡位哉即曰姑舍是今書法如何萌  
生答曰我竊聞提舉諭負長曰是年倣綱目南北朝  
之例分書壽永三年元曆元年則彼此無輕重也即  
難之曰契丹女真蒙古并吞中原趙氏纔保江南至  
若端宗帝昺則唯崖山一舟而已然綱目太書宋年

小書遼金元之年今蓋倣此例哉萌生應之曰宋德  
隆盛紹運繼統二百餘年其未雖衰帝業之正天下  
皆知之如彼阿保機阿骨打鐵木真則北狄之種落  
其勢雖大皆是盜竊之徒也何取之哉如後鳥羽則  
祖皇爲奧主藤家補翼之百官守職源將鎮護之實  
是天下之共主也縱使嘉應帝存祖皇若嫉平族之  
專廢安德立後鳥羽亦何憚焉今推慮之則祖皇之  
意可如此乎唯其時未至其威未足耳然安德之爲  
嫡不可輕議焉故分註之義決矣卽欣然曰幸聞至

論重來請益乃揖而去萌生入謁負長詳告之負長  
莞爾萌生問負長曰都鄙有二帝則書法分別如何  
負長答曰壽永二年八月後鳥羽既踐祚然是年猶  
繫於安德則安德書帝後鳥羽書新帝至元曆元年  
則後鳥羽書帝安德書先帝至文治二年則天下唯  
一帝太書其年著正統之所定也提舉聞之曰負長  
之言是也然猶有所未盡乎安德雖不克終實是嫡  
也後鳥羽雖爲庶然其貽厥至今日則帝室之宗也  
彼此不易輕重其一書帝其一書新帝其一書帝其



一書先帝則似有輕重乎不如壽永二年安徳去都  
之後文治元年安徳沒海之前其一書先帝其一書  
新帝則其事不亂其實不違而二帝無輕重乎如此  
而至文治二年去新字則爲帝之人可自知之所謂  
據事直書而義自見者乎此是國史大事不可無權  
衡也後世平安吉野南北兩朝似則似也然此唯一  
二年之際彼其數十年之久談何容易哉就想舍人  
親主紀以天智崩之翌年繫於天武元年者非定論  
天智存時天武既潛吉野大友在儲居喪雖未卽位

其正統不待辨而明矣是以此年紀壬申干支於上  
細書白鳳元年而不專繫天武至二年太書白鳳又  
大炊王雖廢帝位猶書帝在淡路繫稱徳一年於廢  
帝此二條者皆質於先考不隨舊史以立新意若夫  
有後之觀者則知與罪所不辭也是等亦本朝太  
事不審四頁長以爲何乃使萌生併記之以爲館中  
之餘詒丙午季夏六日之  
夜日授於燈下  
批藤勿齋詩  
讀得不滯而下二句情景備矣五夫到日頭應白月

落長安半夜鐘想像前程而寫即景此談往事而述  
眼前所見所謂學而不爲者乎抑亦不學而自合者  
乎

勸學

示春泰

花紅柳綠美則美不若下董生之帷泉石之清可以  
消暑不若聚車囊之螢秋月之明夜雪之晴可以慰  
眼可以洗心不若對永夜之燈而讀文史年矢早催  
少者爲壯壯者遂老吁其勉旃

誠酒

古人謂酒爲掃愁帚又爲釣詩釣其性所嗜而有量  
則其然乎若夫嗜之過不有量則及亂者必矣然則  
愁不可拂而病乍生詩不可釣而曠先來不早誠之  
則或闕其勤或有失禮故曰厚味膾毒又曰病入自  
口嗚呼耽一啜之味不知莫邪割喉不可不誠焉

戒懶

昇次房

勤則夏夜之短有所成懶則冬夜之長無所得昨既  
爲昔今亦爲昨漸漸累累歲月過矣如驢如犬至長  
大則雖有後悔何益之有余爲汝戒之身自戒而可

也

六勿 授左筮

勿晏起勿早睡勿自畫勿多言勿飽食勿誇人

六可 同

可讀書可好文可多識可吟詩可惜陰可擇友

背花樓 藝陽世子拾遺綱屢求之

前有飛瀑後有櫻花瀑云花云皆可愛焉然花唯賞於春而開落不過旬餘豈如水之源流而來常常而見哉名樓曰背花則樂水之心可自知也且良將以

永擬無勢主人其有取於此乎 巳酉春

南北爭

巳酉孟冬二十八日之夜毛氏陳氏遊楮國陳問毛曰人皆稱南北之爭始于宋魏終于陳隋然乎毛曰然陳曰是已乎毛曰否前則曹操在北孫權在南後則趙宋在南金元在北何必六朝之間而已哉陳曰實如子所言陶氏默而微笑毛陳皆曰何笑陶曰二子之言有所不盡故笑二子曰其故如何陶曰汝等不聞今夜村氏之子侍弘文書院讀左傳乎二子曰

我輩與汝聞之陶曰春秋列國齊桓沒後爭中國手  
盟而圖霸業者非晉與楚乎晉者冀州之地北方大  
國也楚者荊州之地南方強國也所謂城濮之戰邲  
鄢陵之役者爭之大而互有勝敗其小戰不可勝計  
也是南北相爭之始也然在春秋則北者華而南者  
夷也六朝趙宋則南者華而北者夷也讀史者地勢  
時變不可不知焉毛陳赧然而退褚先生曰毛陳者  
動而走故其言不詳陶者靜而默故其言至精吾其  
與陶也

尸居龍見淵默雷聲

尸居者豈謂龍見淵默者何為雷聲試想之則顏子  
以之其在陋巷者尸居不改其樂者龍見乃是用舍  
行藏之謂也故曰顏子龍德而隱者也不違如愚者  
淵默退而足以發者雷聲且問克己復禮之且曰講  
事斯語所謂不遠復地雷之象也故曰顏子之子其  
殆庶幾乎巳酉閏十朔之夜伯庸默性理大全省察  
良見程子說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而  
講聞其解乃

常靜或人求之  
賀肆為不

康節曰水流縱急境常靜水果急否境果靜否此心  
靜則水亦不急此心亂則境亦不靜蓋康節以水為  
外物以境為自己心乎然則水之急不急境之靜不  
靜皆在心之所用乎推而言之則人之居忙裏外物  
競來者水流而急之謂乎一心定而不動則境常靜  
之謂乎 庚戌仲春

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 門非此求之  
安成爲不

花萼之輝春旬餘而爲塵綠陰之可人紅葉之映秋  
皆有時而枯隨風而落唯松栢之秀且四時不改其

邑冒霜雪而獨立所以爲群木之長也人之在世不  
厭貧不羨富守其分至老不變志非歲寒松栢之謂  
哉 庚戌仲春

翁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十八 終

我鳥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雜著四  
嫡孫三祝  
寬文萬年之十年歲次庚戌六月六日卯時我男直  
民婦島山氏初產兒實是我嫡孫也祝曰天一生水  
數之初也一合五為六數之成也六六而為三十六  
數之積也所謂三十六官陰陽之運運而不息積而  
無窮是為第一祝熟想  
太聖生於庚戌之年而朱  
文公之產亦同干支  
太聖太賢雖不可企及然亦

我鳥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九

雜著四

嫡孫三祝

寬文萬年之十年歲次庚戌六月六日卯時我男直  
民婦島山氏初產兒實是我嫡孫也祝曰天一生水  
數之初也一合五為六數之成也六六而為三十六  
數之積也所謂三十六官陰陽之運運而不息積而  
無窮是為第一祝熟想  
太聖生於庚戌之年而朱  
文公之產亦同干支  
太聖太賢雖不可企及然亦

其木汎汲其餘流者偶當此干支幸得嫡孫可以喜  
焉唯願此兒繼箕業揚家風是爲第二祝聞兒託胎  
五月直民夢得一句曰日出日玲瓏以日字重出故  
欲改吟傍有一老解曰日出二字與秀字倭訓相同  
珍重幸甚勿改之今兒之脫胎是日出之時也與前  
夢合則其才之秀可豫期乎試以離卦論之在先夫  
則當卯卽日出於東也在後夫則位配南方於時爲  
夏取象於日而爲文明之德且此月律中林鐘而有  
種物長大楸盛之義則我家之林亦至此兒秀茂而

協前夢之兆也嗚呼兒生日出之時他日成長其  
明照于四方是爲第三祝豈啻三祝而已哉年年祝  
祝兒生而七日祖父林學士書以授之且以是語直  
民

讀鐵爐步記

賀璋侍坐讀柳文至鐵爐步記余有感於此歎曰凡  
世有名而無實之物不爲不多豈唯物而已哉當時  
昔巨室太祿而今式微零落而僅存家號者柳記所  
謂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之類而以虛名傲世

者也且儒胤無才能而冒博士之號者亦是非鐵爐  
步乎至若浮屠者流不孰梵經徒居朱閣者蠹欄亦  
此之謂也 庚戌仲秋

讀永州山水記

柳子所作永州山水記自黃溪至小石山總九篇讀  
之則山之狀水之勢石之態草木鳥魚之形如親臨  
其境如坐其間雖韋偃郭熙之丹青其描之不能如  
此嗚呼永州南方極遠之地古人至少得柳子而其  
勝境之美始彰入其毫端傳于無窮所謂地因人而

顯者也握卷嘆曰山水所到有之難再得者其唯柳  
子乎 庚戌仲秋

答春東賀文

長箋一道賀本朝通鑑之成此是一家之洪慶而門  
下之至歡也故比日來來雀躍不絕然以文章賀之  
者汝爲其首抑史館畢事以來未逾旬汝不怠於  
執毫而及此余先喜汝氣宇之健况文路之不滯叙  
事之詳而不失其序殆至喜而不寐維昔當先考之  
憂余以汝父爲羽翼勵翔千仞之志不幸失羽翼而



孤飛最憂汝幼而難幹盡不意十年之間汝學力之  
至於斯也猶期與直民伯仲比肩齊飛狎於雲霄若  
然則汝於我可為蘇家之阿虎而庶幾胡氏之明仲  
祝祝勿懈來書言長欲詳答之頃日史館七年之勞  
初弛而志氣漸疲夜不安寢每事踈懶乃知漸至老  
境之故也是以草草閣筆庚戌孟冬

寄題野梅軒 森然乞之

梅花一也有植官閣者有開野處者花不擇地唯有  
見者之異苟有愛花之志則何隔官閣與野處哉愛

乏稱野者自謙也然有花則豈其野也哉

學田 示村願言

春耕夏耘而黍稷梁稻秀實不亦美乎以四端配四  
時則仁是春也滿腔子皆仁種學問之道以仁為始  
而衆理備矣學田之美豈借耒耜之力哉

大塚氏所藏御感狀證文

勇士臨戰拔羣者古來不少然無其證者或不傳其  
名或疑其真偽亦有之天正十三年大塚高直屬岡  
部長盛攻信州上田城與真田氏兵戰於九子邊先

登合鑑其勇氣絕倫勵戰功東照大神君辱賜  
御感書而褒賞之同年閏八月二十六日御判見  
存其正證何以加之雖千金之賜不可換焉高直奉  
戴之以爲傳家之寶高直有二男伯曰高久叔曰直  
次高直以其食祿授高久以御感書讓直次直次  
男高吉受御感書經三傳而緹巾十襲不離其身從  
其主君岡部內膳正行隆往還江府執政亦望請而  
拜覽其御判由是高直武功彰聞而雖沒後猶生  
之日也豈啻今日而已哉在百千歲後亦其勇名與

御感書共垂不朽而永昭昭矣列士林者誰不羨之  
哉余亦有故拜閱之想像高直氣勢奮厲爲出類之  
士其子孫珍藏累世承傳不亦宜乎遂依其求作之  
副記以證焉 辛亥孟冬

托獵一事

重光大洲獻嘉平莫開猶餘二之朝南塾童子佇立  
于門偶會外奴之過焉問童曰塾中有何樣之事童  
曰昨日有犬獵而多獲奴曰請問何謂也童曰獵起  
龍蛇之間畢猪鼠之間四隊之備前驅後驅之發有

監吏而周旋燭以繼晷獲以盈車蓋因發縱之宜也  
奴瞋眼叱曰聞塾中日日講書何有遊獵之事哉且  
昨日考詩之定日也汝妄言欺人誰信之哉戲言出  
於思汝苟在於塾中不窺文字吐孟浪之言他後慎  
之童微笑曰學者之涉獵猶武人之畋獵我暫諷汝  
汝不悟之何蚩蚩之甚哉疇昔考詩誠如汝言其萬  
卷之森非山林之茂乎運筆之輩駢頭凭几非隊伍  
之列乎先執筆抄出者非前驅之啓乎先者休而別  
人相代而助者非後驅之殿乎一件校了又一件校

此了又校彼者非監吏之周旋乎人人所寫葉葉相  
積漸漸而堆半日半夜之間滿百餘葉爲一册子者  
非多獲盈車乎凡詩傳典故援引多端每事無校而  
不得其出處指揮之左右之須臾不間斷有神速之  
驗者非發縱之宜乎何必載檢歇猶而已哉豈唯獲  
猶鹿兔而已哉我談文場之獵汝以爲田野之獵而  
漫詈我我亦憐汝之鄙拙也奴赧然曰我言誤矣敢  
問發縱之人爲誰童曰塾主胤子整字八公也曰監吏  
爲誰曰塾第三頁村顧言也前驅爲誰曰塾生櫛也

止也丹也悅也後驅爲誰曰言也設也強也里也其  
餘爲小助者不枚舉也奴曰塾生是已乎童曰塾中  
之事不限于此各有所分預則不云云奴曰然則塾  
主何爲乎童曰端坐舉此大獵而見發縱之趣訂監  
吏之疑勵握管者之勞逸耳於是奴去童入作托獵  
下事

富士對

磨邊吐出  
文不加點

冬之孟日之二之夕忍岡林叟登南墩顧西則斜陽  
沉暮雲捲而富士山屹然如樹青笠不見白些之雪

叟謂侍立一生日此山者扶桑第一之秀雖炎夫猶  
有雪然今夕之望與衆山之色齊唯以其最高知爲  
富士而已古云徧見古今集更無秋雪詩方今冬孟  
送秋猶近故此山猶未戴雪乎佇立稍久而入室矣  
翌三日之朝又出見之則滿山雪堆頭腹皆白如練  
如綿叟驚曰一夜之間變態之甚何如此也一壯生  
曰昨者日旣沒而唯見雲耳雪雖自若以無可映之  
影故不觸遠望乎今朝日杲杲雲散而雪愈明白乎  
一老生在側曰不然前日雷雨洗了積雪故昨夕無

雪夜來嚴寒想夫山頭雪新降今朝堆白乎勞雙聞之  
 曰壯者之言亦有得也老者之言亦不為失乎得與  
 失措而不論余唯謂有雪自奇無雪亦好而已言未  
 畢有一童子突出曰我者富士神之所託也夫我山  
 者匪唯用六十餘州耳遠聞於中華達於朝鮮其餘  
 四裔異域無不知其名也稀見者圖諸縮帛摸於屏  
 風以為奇珍偶有片石纔似者則為床頭之翫以供  
 賓客之觀然汝輩幸在近國朝朝暮暮坐見之以為  
 常常之事不著眼于此至閉窓而不顧加之妄言者

或曰山晴則嵐急而有火災之懼不知陰昧而不見  
 之愈也レ昨今偶望山影漫論雪之有無似不憚神之  
 聽也如我山之靈則非汝輩可開口也此此避矣二  
 生默而不對レ雙代之對曰山之靈景之絕人皆知之  
 然日月之明須臾之間不分其光則天下皆為瞽矣  
 所謂萬古如長夜而已以其萬古有光故人以為  
 奇珍然蚩蚩不辨菽麥者不以日月為無用之物至  
 若鳥獸草木之類則常有者人不重之稀見者競レ群  
 趨焉是人情之常也且不見彼水火乎一日無之則

不能生活者必矣然人皆不強愛惜之塾中諸生之於山亦猶可如此乎神其優恕則為幸矣童子笑而退乃知神之怒解也於是隻入室戒諸生曰汝等聞今朝之間對乎豈唯富士雪之事而已哉於讀書亦可如此四書五經人皆習誦之然家家有之人人携之故不以為珍也若聞有新奇之書則或請求而願見之或憑媒而請暫借之新奇之書誠便於博覽然不如熟讀經書之有益也諸生皆解頷而允隻口授壯生記事之始末名曰富士對

壬子孟冬

### 塾試

昨夜試揭釣臺三絕問其優劣皆以平生恨識劉文叔惹得虛名滿世間為最夜闌不及再試也魯直曰能使漢家重九鼎桐江波上一絲風僧周信憤之曰強被剗即尋舊約一絲吹斷暮江風與前詩其優劣以為如何答詞長則勞讀短則自趣不達宜限七十字以上二百字以下

癸丑季冬

### 塾試二件

李誠之詠松曰半依岩岫半雲端獨立亭亭冒歲寒

一事頗爲清節累秦時曾作大夫官二句所言卽所以松爲清節也三四句爲松有所惜也王秋江詩曰祖龍衝雨過林端汗我清陰百尺寒空把黃塵驚白鶴蒼官元不受渠官可謂爲松解誠之疑也今按誠之其必有所寓而諷之也秋江強解之抑其爲當乎果其好事之癖乎但詩體多端彼此共一格也然人各有所取則取此耶取彼耶答詞限兼燭唐王駕詩曰雨前初見花間葉雨後兼無葉底花蝶飛來過牆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可謂能寫其所見

也王安石改初作未改兼作全改底作裏改飛來作紛紛却疑作應疑安石雖爲詩家名正然擅改先輩字其所改果優則猶可若同等或有所劣則不如不改之愈也試各言其所思又王駕曉行詩曰馬上續殘夢馬嘶時又驚至東坡用上句改下句曰馬上續殘夢不知朝日昇此優劣亦可議之

歲暮夢語

癸丑臘末夢遇一客不知奚自揖余問曰一歲既暮時事奈何余答曰有歡有悲客曰歡者何也答曰國

老，次女適貴戚懿族執政，幼女嫁大祿，諸侯致仕老  
 之子世職進位，舊勳之嗣宿病愈而任官，其餘或叙  
 位或增祿或加俸者，或浴新恩者，皆欣欣然。客又問  
 曰：所悲者何也？答曰：比年穀價賤而百物貴，故微祿  
 者支用不足，窮困極矣。工商亦價滯多餘，而雖賣物  
 不得利，故迎春之營甚乏矣。加旃每朝每夕，赤氣亘東  
 西，不雨無雪，板茅不濕而屋檐乾矣。西北之風屢吹而  
 羸人各慮火災之變，又聞水旱累年，五穀不登，編戶  
 之民或飢寒苦於納稅，或為偷盜被犯，掠吏制之猶

未止，誰不悲之哉？客又問曰：外邊悲歡姑舍，是家事  
 奈何？答曰：讀書編著如常，曰是而已。平日家業之外，  
 問之無謂，答之費辭，曰然則家業之効奈何？曰：論語  
 諺解白集補點元比集新點二程全書改點皆悉，終  
 篇本朝言行錄兩朝時令新編成矣。齊梁陳三史添  
 南史周覽加朱溫公通鑑加點過半。孟子諺解亦既  
 十冊，本朝人鑑纔殘其餘詩文踰百葉，今歲之課如  
 此，猶日為不足。若有一日之妨，所讀減百葉，所作所  
 點亦准之可知也。故不漫他適，一心唯在茲，而雖庖



屈之事不欲聞焉客感眉而笑猶將言時鷄鳴鐘響而寤矣

祝吉松童

呱呱脫胎匍匐免懷今春五歲著袴正是太白誦六甲曾直讀五經之時也嗚呼受五行之秀全五常之性則良知良能既具唯冀有主器之量濟四世之美汝是文敏先生之曾孫弘文學士之嫡孫整字之長

子祝祝珍重

甲寅正月

讀林欒七志

假設七子之志以一先生之言決之其文路之可否如直民所批不及贅焉汝生於我舍長於我前而未知他事將也相也仙也豪士也隱者也貨殖也農夫也緣底知之哉想天寒山者風顛散徒也詩中說盡世間之事且國諺有言曰吉卑泊瀨之花歌人能知之今汝叙七志亦是此之謂乎細評之則有所損益然七體之文不多見之三千餘字之長不可容易則直民許為儘佳不為過乎當時若有好文之人則汝亦舍諸嗚呼汝有志于文而既及于此可以嘉焉先

是授負秀生之號則此文之作聊不負所授之名乎  
然既受其號則有此作亦不可誇焉若以此志著意  
於經學則是亦可見其駿乎齡纔弱冠無欲速無見  
小利自今而後勤而不懈則遠大猶可期而祿亦在  
其中乎我老矣能仕直民而待其薦舉甲寅孟春

讀和堅七愛

昔聞有四愛之花今見和堅加三以爲七然讀其文  
則所愛者不在六品花而在經史之花所謂戲言出  
於思則其所愛不亦善乎直民既批其文則不再費

詞嗚呼梅也蓮也菊也牡丹也海棠也櫻也人人皆  
見之其所詠或七言絕句或五七言四韻而已汝所  
評品殆三千字可謂奇也汝齡未弱冠其初入塾時  
未辨黑白今經六年而知文字如此蓋其研覃之功  
乎然魯倭漢之古則少於汝而顯其名者多矣何以  
一篇之文爲自足乎就告汝稱愛經史花若無其實  
則此文亦是飾虛誕之辭而已一揚一抑以換藥石  
不可不思焉甲寅孟春

祇園會山鉾考索引

洛東祇園社貞觀朝所創建也以其靈驗昭著故列  
二十一社而官祭幣儀備矣及應永年中武將幕府  
在其鎮內每年六月七日神輿遊旅所十四日還本  
社兩日之祭山鉾之製有常式余亦產其鎮內俗所  
謂氏子者也洛之間每歲觀其祭儀東來四十七  
年猶未忘於心高安成村顧言其家與余同閉故往  
往鄉談及此頃間應國老之招觀城西山王祭其壯  
麗華美技巧新製驚世俗之目然如祇園山鉾有由  
來者少矣顧言侍坐之次手持一扇圖七日十四日

山鉾三十三品出是起懷鄉之志悉記其所因以使  
未見彼祭者知其大概自笑老馬反爲駒之謂乎指  
白雲孤飛處之彷彿乎延寶二年甲寅六月秦湘過  
客記

警言述

應藝陽國主之請

陰陽消長天地之運也盛衰窮達人道之變也故暑  
往寒來冬去春回有昔盛而今衰者有昔窮而今達  
者蓋觀彼日月乎或明或晦或盈或虧况於入乎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無貴於人所謂萬物之靈是也所

以者何具五常之性而參於天地也其貴而靈如此則不可不脩其身脩身則盛者彌盛衰者亦盛達者益達窮者亦達若其身不脩者反是縱雖匹夫之身可以自脩况於侯伯乎安藝國主源君綱長齡僅破瓜承祖先餘慶繼顯考芳躅食四十萬石之祿治一州有半之地既庶矣既富矣不可無教不可無警其教則以脩身為本其警則厚味飽於口可思為腊毒之禍治容足於目可慮為伐性之斧鼓吹雖娛耳不以可蕩心便嬖雖巧言不以可惑聽輕煖雖適體不以可

以可競華美廣居雖措安不以可誇豪奢勿耽於玩好之物勿荒於漁獵之遊如此則自無放肆邪侈之行而其身可脩乎乃祖告老而健強可能竭其力而致其孝倚賴之重何以加焉族父齡高阿叔年壯可以親愛可以咨諏兩太夫人在闈省定溫清不可懈也令弟令妹連枝聯芳怡怡如也可以孔懷如此則叙秉彝之倫而其家可齊乎擇其令長舉其邑吏不貪貢稅不重賦歛憐黎民來工商而可使良賤守其分如此則各事其事而其國可治乎曾聞祖先社金

革中矢石嘗艱難與其家君今生止戈戡弓之世優  
優襲國則述職之務不可緩焉朔望之參不可闕焉  
講武之備不可忘焉方鎮之護不可忽焉如此則  
公恩聊可以報乎餘力則替古讀書慕聖賢之言踐  
仁義之行則無公無私共有補益必矣易曰言行君  
子之樞機可不慎乎嗚呼維昔衛武老而猶自警也  
君今未弱冠而早儻彼人之爲則其遠矣不可測焉  
此余所以不辭其求也君既得大祿若不廢余言則  
得嘉名又得遐壽而延傳子孫長保其國所祝在茲

而已延寶二年甲寅嘉平良辰弘文院學士林叟述

慎獨

人之間居在幽暗之中也其所思跡雖未形而幾則  
已動故中庸首章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  
其獨也未章引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想夫人未  
知而已所獨知者善惡幾也不可不慎焉

慎終于始

依藤勿齋求而演其旨

元而負成負則元起德顯諸仁用藏諸智外觀萬物  
內省自己天道人事可明終始

鶴山文集 卷之九

託言

某國某鄉某人家有犬有猿有雞三物同畜之愛猿  
犬不愛雞有好事客到其家問曰主人何愛猿犬答  
曰猿也不昇樹犬也不守夜唯能馴入起舞戲躍以  
慰我寂催我笑不可一日無此二物是所以我愛之  
客曰何為不愛雞主人曰彼唯唱晨而已不知所以  
愛之客詰之曰異哉主人之言也犬者可守夜猿者  
可昇樹此其性也起舞戲躍者俳優之所為也非猿  
犬之事雞之唱晨固是能事主人惑焉主人默而不

喜客去以是告一書生書生嘆曰汝詰彼亦惑矣方  
今業其業者稀而人多歧失其業者多矣然唯業  
一能者纔免謗而已終日營營巧言令色者取人之  
喜何獨惟某人之愛猿犬不愛雞哉楮先生堯爾曰  
雖適言亦可以為一戒乎毛氏之子欣然而記  
孟秋

鶴山文集

卷之九

七七終

我鳥峰先生文集卷第百十九

我鳥峰先生林學士文集第百十九 終

我鳥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百二十

雜著五

稱號義述

余弱冠以來至老境稱號殆至三十皆有所由有所寓意歲末閑暇悉述其義如左

一向陽軒 寬永十三年丙子之冬先考令朝鮮國全梅隱書此三字以授余為號取諸蘇麟向陽花木易為春之句而規祝之也其後見朱文公竹牖向陽開之句而號竹牖又見白樂天爬背向陽眠

我鳥峰文集

卷第百十九

之句而號肥背子又因庭植葵花號葵軒此等皆  
自向陽二字起來者也寬永二十年癸未秋朝鮮  
朴蒼雪書葵軒二字以為額掛之罹丁酉之災而  
為烏有

一物格菴 全梅隱書物格二字掛書院以為菴號  
既而聞邊鄙書生有稱格菴者又城下有曰格菴  
者故今不用此號

一仲林 先考以余為其中子故常以是呼之

一辛夷塢 神田舊宅有辛夷樹故令朝鮮人金雲

峰書此三字倣王維輞川之跡也先考作詩賜之  
丁酉之災樹與額共亾矣

一南牕 朝鮮尹石泉書此二字故以為額且有南  
榮之號丁酉之災額焚

一温故知新齋 此五字亦全梅隱筆也藤勿齋贈  
此額於余

一柳風梧月 弄吟康節二句用此四字刻印

一東武精舍 篆字刻此大印

一禮部尚書 余曾有可為治部卿之命并執政之



書故刻此大印

- 一 忍岡山莊 東叡山上野高處者元是武州名所  
忍岡也其事見堯憲文明年中和字紀行今岡半  
爲平地唯余所居獨高所謂忍岡不失其名
- 一 秦湘過客 長安城在秦地漢唐都焉故指京師  
稱秦者中華例也鎌倉有八景故先輩此地比瀟  
湘先考據之指江戶或稱湘左又稱湘東余產於  
京師移江戶丙申之夏江戶京都往還時稱秦湘  
過客據鄭谷詩君向瀟湘我向秦之句也

一 晞顏齋 先考稱夕顏巷故慕之用此爲齋名

一 也魯齋 亾克敬吉少而才敏余資稟拙而魯然  
懋傳家業故取參也魯字以名齋

一 碩果林 余喪考妣之後數年弟靖早世故嘆家  
族之衰取易剝卦碩果不食之義以加林字上以  
期枝葉復盛也其趣詳記中

一 恆宇 外取恆久之義而內寓雷風恆之意奮激  
震動聲名以施教化之志也

一 南墩 寢室之南庭有墩望中多景曾作之賦

一 玉鷲峰 羅浮山有玉鷲峰景慕先考以為別號  
 一 櫻峰 良塾之庭櫻花爛熳皆是先考遺愛也據  
 羅浮山有櫻桃峯以為良塾之額  
 一 頭雪眼月菴 胡雲峰易通曰頭如雪眼如月云  
 云蓋年老猶能讀書之謂也余今齡近六旬而讀  
 書不懈故用此四字以為一號然書此號希也故  
 不及刻印  
 一 弘文院學士 寬文三年癸卯臘月二十六日  
 官賜弘文院學士號而國老執政連署奉書有之

褒五經講畢之勢而暗合貞觀時弘文館學士之  
 名也爾來專用此號  
 一 余初諱春勝字子和後改名恕時先考字之曰之  
 道取諸忠恕之道也  
 一 春齋 自少至老世俗皆知之  
 此外有韓人筆傍花隨柳堂額又國史編緝之間  
 稱國史館提舉頃年依開學寮而稱忍商塾主又  
 晚林夕陽叟等暫時所稱者亦有之  
 顯洵美橋 限四十八字  
 籠谷氏求之

回顧而指崔嵬之山，低視而臨潺湲之水。春風吹香，櫻雲縮。佳野境秋容添粧，楓葉分吳江流，略約雖少，佇立多景，不洵美乎。

讀北條九代記

鎌倉北條九代記不知誰人所纂，最初之段專倣職原抄，一條賴朝時政至宗尊時宗初，則據東鑑記百之一，而附會元亨釋書，惟康時宗至守邦高時據增鑑保曆間記，而我家將軍譜王代一覽亦採拾之跡自見焉。往往有似倭語者，有倡佛法者，有述先例者。

有記妄怪者，有說勇猛者，乃是爲悅兒女之耳乎。就中承久亂後，誤後堀河帝爲後嵯峨帝，漏泰時再定帝統之太舉，其餘可載者不載之，可畧者不畧之，猶有焉。熟國史者，雖披覽不足爲益也。疎國史者，見之亦賢已乎。丙辰孟秋殘暑，納涼之夕，使侍史讀之，而作跋。

負運恭墨考

聖蹟圖說，未有六十八代，孫負運恭墨九字，或人寄之曰：此九字不解，得請爲之考證，乃點閱關里誌孔

聖全書等則孔氏世系未見曰負運者唯呂元善所  
輯聖門志世系曰六十三代孔負時萬曆癸丑科其  
弟負運萬曆己未科云云負運卽是也然想負時爲  
兄當六十三代則其弟負運亦世數可同然記六十  
八代可疑之甚也試推考之則聖門志成於天啓甲  
子之歲負時稱六十三代者甲子以前既繼衍聖公  
世職故聖門志記之負時之後其同姓繼職經六十  
四五六七代而至負運承六十八代之職乎是在天  
啓甲子之後故聖門志唯載負運名不記六十八代

之世襲乎恭墨者謹書之義也或連讀負運恭三字  
故殊惑焉介者曰明人朱之瑜寓水戶卽寄圖問之  
又未知焉之瑜在本國負運名未顯乎又曰畫工見  
此圖曰越子昂所畫也然否非余所可知也

丁巳六月朔日

祝嫡孫春宗

春宗韻鏡反驄韻會反春春爲四時之始宗是一家  
之長祝祝勘之定授嫡孫吉松爲其名延寶五年丁  
巳閏臘吉辰弘文學士書再祝曰驄者良馬也詩

曰思馬斯才爲汝期文名之雄俊也春之爲字併杵  
曰二字易曰曰杵之利萬民以濟爲汝期家食之豐  
贍也 三祝曰九者陽數之成也汝今九齡幼名吉  
松加稱春宗所謂一寸松漸成棟梁容向千春之榮

易談

戊午孟春之末有不速客問林叟曰自歲既改漸經  
三旬作詩幾何作文幾何叟答曰不作詩不作文唯  
考易而已曰考易幾卦乎曰隨蠱臨觀噬嗑賁六卦  
也曰有新悟乎曰先儒解備矣豈著贅語然取諸身則

不爲無益也曰其爲益奈何曰且坐聽我所談客曰  
諾叟許曰國俗歲初之儀卑鄙淺近所據不正舉世  
皆惑非我所欲然若徒爲之乃是天下隨時之義非  
取諸身乎熟聞世人遊戲則或謠舞鼓笛之響或鳥  
鷺象獅之爭或海銷陸毛之羅或寧樂宇縣之飲各  
事其事樂其樂我唯滴露之抄殘雪之纂不知其他  
非幹蠱無咎之象乎出掃街路之塵則新興昇於肩  
肥馬在於後其從如雲維予維傘紉衫白丁絡繹圍  
繞東塗西抹南去北來朝午至晚猶爲不足我唯靜

坐抱獨下帷解頤以放生徒可謂咸臨之志乎若瞽  
舊籍治日少而亂日多其亂也父子化離兄弟索居  
無所措手足我今遇止武之世一家團圓出則窺官  
儀入則和樂且湛所謂觀生進退觀國之光之彷彿  
乎嗚呼人間世尤難處猶願中有物噬嗑不容易我  
雖不當位不可偏於剛不可偏於柔行事而動以慎  
其言秉心而明以戒其私則庶幾艱貞之吉乎富榮  
者人之所欲也故上交則諂有過則文是小人之常  
也我唯守退不求進愁知文字無一能勝入則萬戶

之封非所願苟賁于丘園可也詳言之則六卦三十  
六爻每爻無不取諸身今唯就一卦說一件耳客曰  
善哉談也爲叟撤臯比重來以聽易談而已

賁卦嘆

林叟考賁卦嘆而不已傍有人難曰聞昔仲尼占得  
賁卦有不平之色今叟做聖人乎叟解之曰夫子之  
嘆者蓋在白也黑也爲正色若加賁飾則白黑共失  
正而爲間色其旨深矣先儒或以賁字爲斑色者職  
此之由今叟所嘆者我家之一事也所以者何則三

十年前先考不拒門人村梅雲野卜幽之請坐臯比  
乾卦資始併講傳義至貴卦有障而輟先考沒後二  
十二年幽明契闊不可復見然今所考之本者手澤  
猶存所謂觀羹牆之髣髴乎我所嘆者在茲而已禮  
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乃是哀慕之切曾子不忍  
食羊棗之意乎然今就其遺書聊演私淑之義則傳  
業之一事而非人琴共亾之謂於禮之言亦並行不  
相悖乎况憑革舊著新之訓借齷頭典故之力而文  
精力之柔以飾凝頑之質則小利徭徃之明有所歸

乎梅雲卜幽亦下世既經年非不追憶併載以爲我  
家之一故事記所以嘆息也 戊午孟春

道君鴛鴦圖考證

中華商舶載鴛鴦一畫卷來展視之則卷首題曰道  
君真蹟莆田方氏所書印章鮮明按宋史徽宗政和  
七年道錄院上章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乃知方氏  
定爲徽宗墨痕其次鴛鴦一雙眼精殊黑宛然如生  
其上有雙龍印以夏士良圖繪寶鑑考之則曰徽宗  
好畫天縱之妙注意花鳥點睛多用黑漆其印或用

蟲魚篆文又明顧祿題宣和內府遺物小石曰曾是  
宣和殿中物上頭銘刻護雙龍然則上頭雙龍在中  
華而爲徽宗遺物之明證久矣又有大長公主印而  
有馮子振奉皇姊大長公主命題詠按元史公主表  
曰魯國大長公主也速不花睿宗女也睿宗者世祖  
父也推知大長公主爲世祖姊也馮子振與陳孚齊  
名元史各有傳乎爲至元年中人則子振亦當世祖  
時者必矣又有趙子昂印則徽宗北狩之後此畫亦  
混虜塵而及子昂入元一見以識爲宣和遺畫押印

以爲之證乎又有中山王孫徐氏珍藏印今按徐達  
以明朝開國元功故世世襲封中山王則蓋夫達陷  
元都時此畫入其手爲傳家之珍藏乎子振題後有  
魏必復詩曰道君妙思又有翁志二絕其中曰帝王  
下筆自精神則可以爲證者多矣然繪事非余所知  
以有世畫者狩野永真標頭件件考證云爾  
癸花託言  
啓邊吐出文不加點  
戊午之年  
前頃栽葵其花三種淺絳淡白小白連萼相雜數日  
積雨潤色可愛也今日又求二樣並栽之濃紅純白



重英鮮美也前日所栽者色光共減愛玩移於此而  
無顧彼者時有二豎在左右左者魯爾曰花是上品  
然彼爲昨非此爲今是豈花而已哉人亦如此舊人  
被退新人得寵所謂美女入室惡女之仇其然乎右  
者曰豈其然乎梁園賦成於未至相如東方虬錦奪  
於宋之間何拘前後唯取才之優劣而已今於此花  
亦由其盛美何論栽植之前後哉左者頷曰善哉言  
也於是左者東姓右者西向各入學寮以告同僚以  
諭之諷之起勸學之志時四月二十九小盡日也

顯貞軒示栢英

貞者正固之義而事之幹也不正固則不能幹事汝  
未弱冠在塾志於學其志正固則不負負軒之名其  
心正固則幹事亦或其所期乎

文安三十六番詩歌合考

三十六番詩歌合元本誤顯弁文明字然作者之官  
與文明時不合以公卿補任校之則後花園帝文安  
三年正月二十九日藤實熙自權大納言任內大臣  
而同年十二月十二日參議菅在豐辭官然則文安

二年實熙未爲內大臣文安四年則在豐旣爲前參  
議此詩卷題自曰內大臣實熙參議在豐卿則決知  
爲文安三年事且兼良公爲太政大臣教房卿爲權  
大納言藤公各爲前內大臣亦與文安三年補任合  
則何疑之有哉己未四月二十九日

春光院高木孺人石燈籠願述

孺人者武州忍城成長高木正繩娘河越城主酒井  
備後守忠利外孫女也嫁丹州田邊城主從四位下  
侍從牧野佐渡守親成親成奉仕大猷院殿登庸

任書院番頭爲近臣之長親成父內匠頭信成勤仕  
積勞寬永十八年辛巳今太君誕生信成任保傳  
賜關宿城信成致仕親成代爲城主食祿二萬三千  
石及太君治世親成又爲近習之長承應三年甲  
午十一月爲京都所司代任侍從叙從四位下加祿  
一萬石指揮騎士五十步卒百人明年二月入洛代  
前司板倉周防守重宗衛護王城開廳決訟孺人  
相從在洛十四年其間東福門院辱賜御衣兩度寬  
文八年戊申親成恩許京尹職賜丹後國田造城加

祿二千石總領三萬五千石孺人亦從親成歸東武  
延寶元年癸丑九月親成致仕以孺人無子故親成  
養其弟因幡守富成爲嗣延寶五年親成歸泉孺人  
薙髮爲尼養於富成號春光院七年己未六月五日  
孺人以病終命壽六十九葬於武州吉祥禪寺嗚呼  
孺人所生者秀於士林其外家者累世之權門又  
得良人之榮達則婦人之景福至矣盡矣唯不誕子  
者一關事乎老兄高木正則不堪哀慟建石燈籠於  
墓畔請余記孺人出自履歷正則於余交際懇篤不

能固辭且感其同胞永慕之情聊題述其大概延寶  
七年己未七月日

庾黔婁像副文

庾黔婁字子負新野人也少好學常講孝經未嘗失  
色於人時人並歎異之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  
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  
所感齊永元初除屏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遭疾  
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  
其忽至父病彌篤黔婁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

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汝親壽命盡不復可延  
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未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家  
側及梁武帝治世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  
梁書孝行傳載之今取其要黔婁在官則異績著在  
家則至孝純可謂孝移於忠忠移於孝而備於一人  
也頃間加藤遠江守泰經求得一像問爲誰某也乃  
以二十四孝圖併見則與庾黔婁惟肖置之於床間  
則忠孝之心可以感發焉豈其尋常之玩具而已哉  
依其求而記其事跡以副像之側云 巳未仲秋

殘菊解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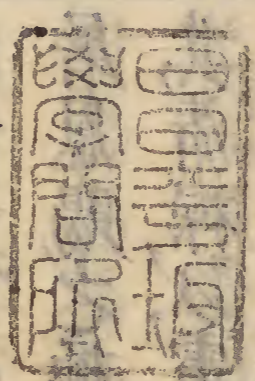
巳未十月九日

秋去冬來東籬菊盡偶有人贈黃白紫三種之藥乃  
挿軍持以爲一觀有客戲嘲曰黃者金之正色白者  
王之純粹紫者服章之貴然則家雖清貧暫得潤屋  
之富歟可以賀焉余變色曰卿嘲余乎試解之夫菊  
者隱士之所愛所以其愛之者惟取傲霜之清操所  
謂寒松之後凋疾風識勁草之彷彿何愛富貴之色  
哉客曰鄰水之產藍田之種古人皆爲慶賀之語何  
必隱逸之愛而已哉足下雖耽閑淡世食官祿則非

隱逸之徒若果嫌富貴之色則官賜之金玉盍辭之哉答曰卿託事朝余受前年官賜乎或修殿之料或求書之惠皆有故而然不爲私貪之用舉世所知也客謝曰前言過矣無訝惟幸既而又問曰聞昔東奧產黃金西別貢白銀爲本朝之美談中華亦聞之筆於書以傳之然則賞黃白之色何必花而已哉答曰卿纔知其事不考其實中華所謂西別者可爲對馬島馬島貢銀者在天武時東奧產金者當聖武朝前帝奪嫡後主惑佛其得之而喜者賴貪慾之存

非余所慕也紫者聖人之所不尚而婦人貴服且浮屠恩賜之極也在余則殊不好之今愛瓶中菊惟賞其清操以霜中傑呼之不亦宜乎何拘其色哉但黃色之爲正者言既陳矣今不贅之又問曰騷人墨客詠菊者多多足下孰取孰捨答曰詳言之則云云如雲今姑舍是元微之曰非是花中偏愛菊此花開盡更無花蓋賞歲寒之操乎不可以入廢言乎客又問曰金玉潤屋之戲足下厭之則可緘口菊有延年之性以是祝保遐齡願觀容色之愉如答曰富貴在天

既解潤屋之嘲歟生亦有命則長生久視之惑亦可  
 自解也惟食三閭大夫落英知其餘德之味可以潤  
 身亞聖公不云乎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歿壽不貳  
 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何假菊花制頽齡之言哉



鷺峰先生林學士文集卷第一百二十

大尾  
 文政庚寅

